■責任編輯：陳敏娜 2015年2月13日(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戲台共識

翠袖乾坤 文潔華

到新光戲院觀賞紅線女紀念演唱會，極盡視聽之娛，也重溫了一些重要的感性記憶。

看粵劇聽戲曲要有配套，慶幸新光戲院保留了這份感覺。現在觀賞粵劇當然不能再在場內吸煙，也不會攜帶花生、甘蔗、栗子等食物；也不會間中站起來，從演場一邊走到另一邊，或喧嘩甚至高聲叫好。但觀眾們依然悠然自若，保存了「您們來我們家鄉演戲」的感情和支持。事實是甫踏進戲院大堂，大家便熱切地等待開幕進場，眾人引頸以待的一副集體狀態，跟看電影的個體態度便有分別。

戲院的舞台保持寬敞，現在即使演出戲曲，仍可有多媒體設計及展示的可能而不覺突兀。紀念演唱會便安插了紅線女生前曾親訪新光戲院並作專業意見的片段，當然還有她在廣州舞台上的演出及現身說法。台上掛了荷花屏帳及準備好的劇目背景，然而舞台中央的銀幕卻見紅線女跟兒子馬鼎盛，侃侃而談自己在紅衛兵年代如何自處求存。「紅衛兵沒我的奈何。我在農村養雞，勞動生產，把練曲的聲調提高，像在呼叫雞隻前來進食，順道運氣、練聲。」

紅線女繼而示範如何提聲扮雞啼，響亮的女腔引來哄堂笑聲及掌聲。她的活力、魅力及生命力，似為即將在舞台上演出的後人及粵劇新秀打氣。

戲院跟堅持舞台藝術、奮鬥一生的藝人的身體與生命是連體的，它必須有它的歷史與傳統，那份感覺是無關於物質的「實體」，亦難以言傳，就是一份順適。

西貢天后誕每年都在市集內搭棚演出，後台也不過是一個任人觀看的無遮台架，然而觀眾與演員自由進出，那個虛擬的空間彷彿是共同記憶的實體，源自一種肉身的共識。

找到青藏高原的前世今生歷史

古今談 范舉

西方的理論說，大陸板塊碰撞的地區不會找到大礦藏。中國的地質學家打破了這個迷信，證明了如果找到了古老的板塊，了解到其前世的演變，就會找到大礦藏。青藏高原是大陸增生，就是兩個大陸之間一點點長出來，然後碰撞，再拱起來，而不是傳統的板塊俯衝模式，這樣就從理論上改變了很多體系，特別是對後面的找礦影響非常大。

「大陸碰撞過程能否形成大礦」是成礦學一個重大問題，主導國際礦床學界的「流體擠壓外瀉說」、「有限新生地殼說」、「地體隆升剝蝕說」等認為大陸碰撞難以成大礦。中國青藏高原地質理論創新，使得國際科學界一致公認：中國同行搞得最扎實、最可信。

為了開發西藏和橫斷山脈地區，中國採取了史無前例的勘探行動，中央財政累計投入十八億元人民幣，歷時十年，組織了全國二十五個省區市、百多個產學研單位，每年上萬人次的地質工作者，開展大規模、集團式的地質找礦大戰。因為沒有公路，岩石、礦物、地下水，一條一條路線地過，是非常難的。中國專家們走的路加起來總長度是五十萬公里，這是甚麼樣的概念呢？相當於繞地球十二圈。中國首次完成了一百七十七幅1:250,000高精度數字化地質圖，編制了青藏高原空白區第一代1:1,500,000系列地質圖，解決了前寒武紀基底性質、陸塊群歸屬、洋陸格局、造山類型、成礦地質背景等重大地質問題。

國際知名構造學家Kapp博士評價道：近十年來中國地質工作者為推動喜馬拉雅—西藏—帕米爾造山系國際研究作出了最重要的貢獻，獲得了一系列原創性的科學發現，如發現和確認二十一條蛇綠混雜岩帶；發現和釐定十六條高壓—超高壓帶；獲取四萬餘件古生物化石及群落；新建一百五十二個岩石地層單位；建立了青藏高原地層構造系統。為研究解決特提斯形成演化、大陸碰撞與高原隆升等重大科學問題提供了關鍵證據和重要資料。

中國的專家發現了三條巨型金屬成礦帶、七個超大型和二十五個大型礦床，一舉改變了我國金屬礦產資源基地的分布格局。經過十年奮戰，大幅增加了銅等多金屬資源儲量，相當於六十四個大型銅礦，十七個大型鉬礦，三十個大型鉛鋅礦，二十三個大型銀礦，二十八個大型金礦。新增銅資源儲量二千四百五十七萬噸，相當於一九九九年全國保有資源儲量的百分之四十。鉛鋅一千五百一十九萬噸，相當於一九九九年全國保有資源儲量的百分之十二；金五百六一十九噸，相當於一九九九年全國保有資源儲量的百分之十五。銀二萬三千一十五噸，相當於一九九九年全國保有資源儲量的百分之二十一。

〈北京的中學〉續

雙城記 何冀平

文化大革命鬧了兩年之後，上邊覺得學生們不能總是造反、串連、遊山玩水、周街遊蕩，要「復課鬧革命」，北京市開始招生復課。原有的男校、女校大有封建主義之嫌，應在破除之列，一律改為男女合校，卻在校名上頗傷腦筋，之前，男校不加「男」字，比如北京最好的男校「第四中學」，就稱為四中；而女校都有個「女」字，像師大女附中，女一中、女二中等。復課催得急，校名一時改不了，文化大革命鬧出不少罷考試的「白卷英雄」，考試成了「四舊」，自然也不能再按考分收學生，只能在住家附近招生入學，叫做「就近入學」。於是男學生進了女校，校牌不敢戴，更羞於出口，別人問：「你是哪間學校的？」回答：「啊，啊，沒法說呀！」

長此下去不像話，女校必須重新命名，按地名分吧，說不定還是不長久，比如當時「王府井」改名「反帝路」，該處學校叫「反帝中學」，太難聽，再說，誰知道甚麼時候又改地名呢，難道再跟隨改？最穩妥的辦法是按數字往下排，師大女附中排到第一百六十二號，改為「一六二中學」，按照以前數字愈大，學校質量愈差的排列法，這真讓「驕、嬌二氣」著稱，曾是女附中的學生柔腸百結，顏面無光。別人問「你讀哪間中學？」回答：「一六二中」，馬上再補一句，就是以前的「師大女附中」，說者有了底氣，聽者馬上長長地「哦」一聲，變歧視為起敬。

再說教師，教師直接關係到學校的教學質量。當年能進到女附中做教師的，都是大學裡最出色的畢業生，那為甚麼他們不去做科學研究、原子彈或者更重要的事業呢？多數因為出身不好。女附中最有名的「王明夏」和「張玉壽」都是特級教師。張玉壽一九三四年畢業於北平師範大學數學系，一九三四年起任師大女附中數學教師，一教就是四十年，她與王明夏合編的《高中三角學》、《三角方程增根與遺根問題》等教材，都是教學界的至寶，一直延用至今。我依舊記得，兩位老師都是女性，雪白的銀髮，永遠乾淨整齊的衣着，面帶微笑，一動一靜都特別有修養，兩人都未婚。可惜我年級低，沒聽過她們講課。

如今，北京中學教學質量最好的是各個附中，據知情人說，其中有一個原因，當年八所大學為了留住好教師，以解決大學教師的夫妻兩地分居問題為條件，即可以把另一半調到北京，不能在大學任教，但可以去附中當教師。為了能回北京，許多做科學研究的、在外地教大學的專才都表示，只要能回北京，願意降格去附中教書，這下可就成全了各個附中。

現在的北京師大女附中叫做實驗中學，據說更加非富則貴。

羊道

百家廊 雪櫻

羊年的腳步臨近，關於羊的飾品和羊文化的文章鋪天蓋地。對於都市人來說，現在只有在動物園裡才見到羊，被關在籠子裡的羊，眼神裡裝滿了令人難懂的憂愁。我對羊的最初記憶是在上中學的時候。

學校離家較遠，每天我步行去上學，需要穿過一個回民村莊。村莊裡的住戶都是穆斯林，很多人家都養羊，有的還養着牛。冬日的早晨，天還沒亮，我就背着書包出門。進入村莊後，經常冷不丁的冒出一兩隻羊來，我的心突突直跳，覺得牠們很陌生。羊貼着牆邊走，好像是為了覓食，碰到牠們，我總是保持一定距離，或是原地佇足，大眼對羊眼，可牠們根本目中無人，一副我的地盤我做主的氣派，搞得我六神無主，或是快速地小跑，以脫離牠們的視線，心裡祈禱着趕快遇到人吧，這樣就能壯膽了。父親曾對我說過：「千萬別小瞧了羊，牠們會頂人。」有一次他的頭上被羊頂了個大包，也是在上學路上。我心有餘悸，惹不起躲得起，敬而遠之。

村莊很大，有幾千口人，垃圾也多，走上一段就有個倒垃圾的地方。莊裡都是土路，整天塵土飛揚，春天颳大風時，每天回家我進門第一件事，便是拍打身上的灰塵。羊常常在垃圾堆裡出沒，搞得渾身髒兮兮的，原本「白羊」變成「灰羊」了。如果趕上雨雪天，羊滾得更髒了。那年冬天，晚上下了一場大雪，第二天早上我去上學，看到莊裡的孩子們在滾雪球、打雪仗，我和同伴停下來，在住戶門前想着滾個雪球玩兒，剛想下手，角落的一隻怪物發出「哞哞……」的聲響，像是男低音。我定睛一看，大喊一句：「有羊，快跑！」沒想到的是，這隻羊竟追了上來，牠是隻老羊，腿長，我倆根本不是對手，急中生智，我倆溜進了前方的旱廁，裡面臭烘烘的。我捂着鼻子，又可氣又好笑。

有些時候，早上起晚了來不及，早餐只好在路上解決，煎餅果子或麵包牛奶。有一次，快到學校門口了，村莊西面過來一群羊，有幾十隻，放羊的人在最後面，甩着鞭子驅趕着，去附近山上放羊，那裡青草充沛。我抱着煎餅果子，邊走邊吃，才吃到一半，見羊群迎面而來，很是紳士地給牠們讓道。此時，那隻頭羊猛地躥到我的身邊，完全是跳躍式的蹦過來，毫不費力氣。我驚慌不已，錯愕中將剩餘的煎餅果子扔了出去，嚅嚅地說道：「給你吃，全給你！」後來，此事被同學當成了笑柄。事實上，那隻頭羊根本沒有吃我的煎餅果子，而是不屑的瞥了幾眼，接着，邁着健步走了。放羊的人頭戴白帽子，留着八字鬍，鬍鬚很長，看上去六十多歲的樣子，走到我跟前時，他一臉慈祥地笑了笑，好像在說：「牠們很聽話，不傷人。」那隻大長腿的頭羊，我經常憶起。

穆斯林同學對這些羊見怪不怪，同學打趣的說：「羊有這麼可怕嗎？我親自用奶瓶餵過小羊羔，很可愛。羊很溫順，你不惹牠，牠絕不會攻擊你。」課餘時間，經常聽他們講起家中接生小羊崽子的場景，我竟有幾分眼饞。更多的是齋月宰羊的習俗，那是非常隆重的儀式，我徒生敬畏感。

平日裡，穆斯林同學待人熱情，也很講義氣。有一段時間，我的母親不在家，沒人做飯，中午我在學校啃燒餅湊合。同學發現後，邀請我去她們家吃飯，起初我有些顧慮，怕不方便，更怕自己觸犯人家的禁忌。然而我想多了，去了之後，她的家人非常熱情地招待我，午餐是羊肉燉芸豆和紅燒鱖魚，我很快融入到這種融洽的氛圍中，還參觀了她的臥室。那一頓飯令我難忘至極。此後，我經常去穆斯林同學家裡作客，趕上開齋節等，走時還會送我油香。糖油香，又甜又好吃。我對那些羊也不再懼怕了，產生天然的親近和喜愛，像老朋友一般。想起汪曾祺小說《羊捨一夕》中的一處情節：留孩詢問每天放羊怎麼數數，老九回答說，「看熟了，羊都認得你了，不會看花了眼的，過過眼就行。」

人與羊共生的村莊，滿溢着溫情，也充滿了生趣。對我來說，上學路上有羊群的陪伴，是多麼有意思的邂逅啊！

冬日的午後，迎着薄薄的陽光去上學。莊裡一片安謐，僻靜的小路上，泛着一層金色的光芒，好多老人在房簷下曬太陽，倚着牆根閉目養神，那種悠閒自在令人羨慕。有些小羊趁主人不注意跑了出來，在莊裡四處溜達，彷彿對甚麼都很好奇。老人見狀，會老遠地喊上一句：「老崔家的羊跑出來了，快把牠趕回去！」小羊比較調皮，嚮往自由，但是晚上天黑前，牠會自己回到家裡，這一點村民都不用多操心。相比之下，老羊比較慵懶，臥在脫了皮的牆根下，不愛動彈，你摸摸牠的頭，學着牠叫上幾聲，牠也不理睬。人們對老羊很是厚愛，見到老羊臥在牆根，別管是不是自家的羊，都會扔上幾把草。老羊很恭敬的站起身來，動作遲緩，力氣微弱，彷彿是表示感謝，然後再臥下，一點一點咀嚼起來。

後來，村莊經過環境改造，變成水泥道路，羊群也見不到了。村民的生活愈來愈好，已經不再養羊了。再次路過村莊，我徒生莫名的悵惘和悲涼。是的，穿越村莊去上學，天天邂逅羊群，踩着羊糞蛋子，聞着羊騷味兒，這是我的羊道。羊群伴隨我的成長，在與羊的相處過程中，我也悟出了人生的「羊道」：

羊蘊含着生命的美意：善良、團結、溫和、知恩、吉祥，像已逝作家葦岸說過的：「在所有的生命裡，我覺得羊的存在蘊義，最為豐富。『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裡來，外面披着羊皮，裡面卻是殘暴的狼。』羊自初便位於對立的一級，牠們草地上的性命，呈現着人間溫暖的和平精神；牠們匯納眾厄的孺弱軀體，已成人類某種特定觀念標準的象徵和化身。」

閱讀新疆作家李娟的文章，我對羊道的體悟更進了一步。「小羊羔真是可愛的小東西。牠有人一樣美麗的眼睛，長長的睫毛。」小羊羔和嬰兒沒甚麼兩樣，人們細心呵護牠們，也是善待我們自己，浸潤在人性的光芒中，我們會走得更遠。其中有一個故事，使我忍不住掉淚：小羊羔失去了母親，「在冒雨遷徙的路途中，那麼冷，駝隊默默行進。牠被一塊濕漉漉的舊外套包裹着，綁在駱駝身上，小腦袋淋在雨裡，一動不動。到達臨時駐地後，扎克拜媽媽趕緊先把牠解下來，又找出牠的奶瓶餵牠，但牠呆呆的，一口也不吃。」羊的生死，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成為人類生命的一部分。

「我們伴隨了羊的成長，羊也伴隨了我們的生活……牧人和羊之間，絕不僅僅只有生存的互相利用關係，他們還是互為見證者，從最寒冷的冬天到最溫暖喜悅的夏日，最艱辛的跋涉和最愉快的停駐，他們都一起經歷。」

有羊群陪伴的孩子是幸福的。上學路上的羊道往事，已經成為難以磨滅的記憶，每每回味，我感恩不盡。

■羊很聽話，不傷人。 網上圖片

便宜莫貪

方寸不亂 方芳

美容院突然執笠的消息，往往令消費者措手不及，消費者存放在美容院的課程，價值或多或少總有一萬幾千，如果美容院突然關門，實在追討無門。

本來幫襯了十年的美容院，突然偷偷的賣了盤，把我們這些老顧客，一併「賣」了給新公司，事前竟不透一點風聲。

直至有一天到美容院，人面全非，那些相熟的美容師都「失踪」了，才驚覺自己被賣了「豬仔」。慶幸的是，存放在A院的課程，B院肯認數（當然A院所買的美容產品沒有，換上B院的產品），消費者沒有太大的損失，也就不去投訴了，於是平穩過渡成為B院的客人。自此之後，我對美容院的促銷手法很有戒心。

最近往美容院光顧了一項額外消費，找數時付現鈔，對美容院來說，本來是求之不得的，但美院主管卻「體貼」地對我說，埋年埋尾需現金用，無謂去銀行提款啦，可以簽信用卡哩。聞言也有理，於是簽了信用卡。

問題就是簽了信用卡就沒得退款了。當簽過信用卡後，主管就發話了：「你是我們的長期客人，今天幫襯了我們的額外消費，公司為感謝你，決定送你新春大禮，把你今天的消費，全數退回給你。」

主管說，信用卡已過數當然退不回來，公司只能將之折現為五次課程。心想，多五次課程也算是禮物的，但下文才是戲肉。

主管繼續說：「送贈是有條件的，只需加多六千元，我們把你的課程重組成十四次，升級任選產品，平均計算每次便宜一半以上呢。」主管的手指在計算機上彈琴般掃來掃去。

講了十分鐘，我就是不要「升級」，也不要他們的「送贈」。主管有點躁了：「就是不明白，竟然送都不要？升級又不要？」

回家冷靜一算，完全是搵笨的數字，所謂「送贈」、「升級」，平均計算完全沒有着數，只是年尾多放一筆錢在他們公司而已。便宜莫貪，確有道理。

一心多用的演員

演藝蝶影 小蝶

以前覺得當演員只需演技好便足夠，原來要在台上發揮演技，還需要很多準備工夫的。

我們當觀眾時，看到台上的演出其實是經過創作團隊一個多月綵排的成果。其實單是演員在綵排時，也不只排練演技，還要有很多其他東西需要記牢的，包括我曾在此欄談論的台位，以及進出場時間和位置。

我有一次看技術綵排，女主角正在排練要走多少步才走到那個指定位置站着。那個位置又不是有甚麼特別機關，為何一定要她那麼準確地站好呢？原來導演安排燈光設計在那場戲將四周的燈光調校至昏暗，只在她的面上打上微光，若她站立的位置稍有偏差，燈光便完全照射不到她的臉上，即是說觀眾會完全看不到她。那場戲是她跟男主角表達愛慕之情，她要將女主角多年來鬱結在心中之情盡傾，是需要女演員全情投入的一刻，可是，角色正在盡訴心中情時，演員卻要顧上（燈光）又顧下（台位），一心三用，卻不可以讓觀眾看到她兼顧技術層面的狼狽模樣，可真考工夫。

我們平時看見演員拿着道具出場，只會覺得理所當然，不會特別研究他們是怎樣拿這些東西出來。原來他們在每齣戲演出前，都必須自行準備自己會用上的道具是否齊全和放置的位置是否準確，否則在幕起之後才發現遺漏了一件道具便乖乖不得了！所以，一些關於劇團演員鬥氣的喜劇往往出現甲角色偷去乙角色的道具令後者出醜，鬧出笑話的情節。演員們不單要記着自己在某場戲要拿着甚麼道具出場，同時亦要預先記好在舞台後擺放的地點，不能出錯，否則便拿不到正確的道具出場了。

很久以前，有一位導演鬧情緒，在演員毫無準備下要他們立即開始串排。一名資深演員好言表示不能立即辦到，但導演正氣在心頭，有人竟敢逆他的意，送上門來讓他發洩，自然找緊機會大擺導演架子，高聲斥責演員不聽其令，不夠專業。演員被導演無理取鬧，自然氣忿不已。他知道道理在己方，立即反擊：「我整齣戲共需要拿六十八項道具出場。我若現時立即跑到道具櫃將所有道具拿出來，再放置在準確的位置，最少也要八分鐘的時間。若我不花時間預先準備，難道在綵排時你容許我以演默劇的動作來演戲嗎？你給我八分鐘！」導演看到他氣惱了那名資深演員，立即閉嘴，不敢要求立即排練了。

余慕蓮，萬綠叢中一點紅（之一）

此山中 鄧達智

余慕蓮從來的角色叫甘草。

牡丹雖好，仍需綠葉扶持；一直，她出演這扶持功能。

直至那次政府活動，台上紅的綠的云云，不少本來便是一線阿姐，來到人生這階段都放下身段成為甘草，不介意轉型綠葉扶持後進。大家清楚往昔大牌們比當時得令一夜冒起姐仔們戲好，尊重有加，姐前姐後，畢竟閱歷深厚，皇牌綠葉們都客客氣氣，待客有道。

一顆綠葉徐徐上台，掌聲不絕。作為工作人員的我，站台邊暗角欣賞，方便出入後台協助，更能感受不同阿姐用哪種力度演出，也清楚看到觀眾不同程度的迴響；這夜，余慕蓮成為眾綠叢中一點紅，甫出台來掌聲雷動不單止，笑聲、喝采聲此起彼落，阿姐們成全了慕蓮姐台上牡丹一現。

旁觀者清，在下突覺這著名甘草抱擁不同凡響觀眾緣，爆發親和力之豐厚，大概連她自己都未曾想到。那一刻，油然聯想……余慕蓮；老模！

那些年，「老模」這名詞仍未出現，余老模現世，簡直爆炸性！

當時想到余慕姐（慕蓮很謙遜，入行起步從未用過曾亦是演藝圈上世紀50至60年代阿姐鄧美美母女關係，也未需契爺曹達華帶挈，偶然上過演藝課，由茄哩啡開始。為自己起的花名「魚毛」，的確抵死搞笑，也看出不在乎排名身份，自嘲魚毛蝦毛小角色，着實大智慧。未敢稱她魚毛，取她名之前兩字，樂叫她余慕姐，比蓮姐感覺好，沒那麼「阿四」）可塑性頗高，絕非幾十年來演極都是拜神婆、垃圾婆、花癲婆般簡單；搬她上舞台，做模特兒，肯定受歡迎程度不下找來李嘉欣或鍾楚紅！

突發奇想，事出無心，可事出有因，余慕姐不負在下小小願望，還原一個搞笑演員的角色，任其發揮，想不到為甘草笑後得一回難忘變紅的一刻，證實人生並非一成不變，轉個角度、用另一種手法；余慕蓮亦也萬人迷。

■一群女士當中，紅色一點余慕蓮，輕易跑出。 作者提供